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語 林

(下)

王 謹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唐 語 林

附 校 勘 記

(下)

王 謙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林 語 唐  
記 勘 校 附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撰 者 王

謹

朱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 海 河 南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河 南 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及 各 埠

# 唐語林卷七

補遺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詵宅，詵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詵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盃，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盃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鏐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盃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尚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棕卽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感感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

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卽得惊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末節尙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卽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邇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尙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若敬從上人之命卽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卽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旣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紵其他不可徧舉京中昊天觀廚後井俗傳與惠泉脉相通因取諸流水與昊天水惠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旣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謂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關者曰公諱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見名紙卽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

與前訟曰君諱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丁稜姚顛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爲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逸好山水衛公爲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微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爲人取去其所傳鴈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藥等僅有存者〔原註〕檜葉婆婆如鴻鴈之翅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玉藥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也怪石名品甚衆各爲洛陽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註〕禮星石從廣一丈厚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通相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爲鱗魚所溺。室宇爲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恩所致。衛公既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尉亦死。貶所劉相鄰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公門人惟塞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髒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尙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自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閣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勸。卽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瓌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

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敘別。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又徙邢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荆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牒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牒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贍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遣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晚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



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目。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進士放榜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啓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密。時盧肇下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爲人所謔。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日先輩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蟻王鐸進士同年也。蟻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蟻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蟻知之。挈酒一壺。謂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置醜。使婢言之。蟻驚曰。吾豈醜者。卽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尙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啓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婆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苦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昇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嘗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遣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賚甚薄。有時微行人間。

探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遺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聞之奏爲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尙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爲禮部尙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爲簡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歷中方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推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珏以會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嶺表宣宗卽位嶺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其圖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準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原註）時張鎮井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閒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憚其逼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豪士求江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粉鋪家未幾爲郭侍郎家聞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宣宗將命令狐絢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絢至院吏謂絢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爲相朗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實居幕中朗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請移言爲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寮遂爲故事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粗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

無憂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是日崔引譚生于宅北樓，惟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以刀圭去餐，以絳帛拭血，傳以藥，遣報妻子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瀆不識題，訊同鋪，或曰：止於堯之如天耳。瀆不悟，乃爲句曰：雲攢八彩之眉，電閃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憂甚，同輩給之曰：但一聯下添一者也。當足矣。褒覽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勝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卽杜相密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辭告之。滎陽尋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鷺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郢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舍，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下，籌進爵，取三大器滿飲之。良久方起，笞引馬前，軍將至死，尋出爲賓客分司。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欲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旣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內他人拜相爲辱臺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未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廉潔縱薄於富貴豈不爲諸郎謀耶笑曰李景讓兒詎餓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斷其馬臺云

李尙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尙幼家貧無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牆夜墮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寶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纔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比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箠於堂下景讓時已班白矣搢紳以爲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旣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答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

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求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溫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爲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爲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每擇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讌，遞到開角，有卓與修古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三表兄弟，平生相輕，今日某爲尙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開緘云：卽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蜚侵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境，七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蜀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與蠻蜚習之，類爲姦宄，使蠻用五千人，日開關川路，由此致南詔擾攘西蜀。蜀於是凶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浴川通蠻陬也。

大中初，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伐，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興師，請爲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爲奇兵。有蕃將服緋茸裘，寶裝帶，乘白馬，出入驍銳，兵未交，至陣前者數四，頻來挑戰。敏中誠士無得應之。有潞州小將善射，躍馬彎弧而前，連發兩中其頸，搏而殺之，取其服帶奪馬而還。蕃兵大呼，士衆鼓而前，追奔將及黑山，獲馬駝輜重不可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捷書云：我

知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爲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昌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某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旬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爲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爲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爲壻，其妻曰：公旣姓白，又以侯氏子爲壻，人必呼爲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爲接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壻。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尙，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檉木小函，扁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銷憂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宣宗時，御史馮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却，緘爲朝長。原註：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謂之朝長。取收僕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



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員吏遂十八爵一時舉酒今馮緘笞收僕是笞植僕隸一般請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絢又引故事論救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令狐絢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温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絢罷相其子瀉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瀉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爲宰相瀉私干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懼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旣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爲厲員外立所辱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責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鬚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進坐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蔡強奪之鄭莫之競邕交所爲多如此爲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頌所黽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論者以妄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贊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